

## 威權國家公民與政府的關係：在柬埔寨村落的觀察

陳光輝\*

### 一、主題背景

在政治學這個學科發展的過程當中，Easton (1957; 1965a; 1965b) 提出的政治系統理論為政治學經驗研究提供一個研究的框架，用來檢視政治系統能否穩定發展或是發生改變的動態過程，並適合應用在比較性的研究上。Easton (1990) 也對這個理論當中的「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 這項重要概念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不論是威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體系成員的政治支持對於該體系能否穩定維持或是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在民主國家中，民眾可以評估執政者的表現，在下一次的選舉中以選票決定現任者的去留之外，在非選舉期間也可藉由不同管道表達意見與想法，讓執政者知曉民意的偏好與走向。因此，民意研究受到重視，有很多的民意資料讓研究者進行探討用以瞭解民眾對政府的看法。然而，在威權國家中，民意資料並不容易蒐集，民眾在意見的表達上也受到限制，欲了解威權體制國家民眾對政府的看法有著較大的限制 (Truex & Tavana, 2019: 1014)。在這趟柬埔寨陸村與浮村的田野中，我試圖去理解這兩個村落的民眾如何看待他們的政府，試圖拼湊出這兩個村落居民與政府的可能關係。

在以下的篇幅中，首先說明在這趟田野中如何進行訪談，避免因為敏感的訪談主題導致受訪村民、在地組織以及研究團隊成員的安全受到影響。接着，依據訪談所獲得之資訊，分別呈現受訪村民對柬埔寨的認知以及他們眼中的政府。最後則是初步的結論，並針對本文呈現之資訊提出未來的發展方向。

---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二、訪談的內容與執行

研究團隊藉由柬埔寨的一位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在當地的人際網絡以及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我們得以取得進入這陸村與浮村的「門票」，進行觀察與訪談。在抵達柬埔寨的當天，負責人提醒我：避免談到與政治有關的問題，這在當地是相當敏感的。事實上，在訪談執行過程中，一位協助我們進行訪談的在地翻譯以及一位陪同我們進行訪談的浮村幹事也都直接告訴我：只要是跟政府或是政治有關的事情都不要問！

為了避免引發當地官員的疑慮，我在訪談中必須提出看似與政治無關但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瞭解民眾對政府想法的問題。因此，我在兩個村落的訪談中都是先提出以下三個問題，依據參與訪談村民的回應再做適當的追問：第一個是問村民覺得柬埔寨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第二個問題是他們認為十年前的柬埔寨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第三個問題則是問有沒有去投票。前兩個問題沒有明確地指涉政治或政府，應當是不會造成困擾。是否投票則是明顯與政治有關的問題，之選擇以是否去投票作來提問的考量在於：在柬埔寨這樣一個威權國家中，民眾在選舉日進行投票是一個被肯定的行為，這樣的問題應該是不會踩到紅線的。

此外，與我同組的研究伙伴為〈理想與麵包的拔河〉之作者羅雅惠，她以教育議題為訪談的焦點。因此，我們在每一個家庭的訪談中，都由羅雅惠先進行訪談，到了後半段，我才提出上述幾個問題。這個安排的主要考量是：討論教育議題並無敏感性，也容易取得訪談者甚至是陪同的陸村副村長以及浮村幹事的信任，較有利於我這部分的提問與回應。

## 三、訪談分析

### （一）受訪村民對柬埔寨的認知

公民對其所屬政治社群的認知受到了自然環境、歷史發展、政治文化或是族群關係等因素的影響。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柬埔寨不僅曾被法國、日本與越南等國殖民或佔領，也歷經了嚴重的內戰及紅色高棉的統治，亦曾由聯合國介入管理，這樣的一個國家在該國公民眼中有著什麼樣的形象？

首先，有幾位村民表示他們不知道如何形容柬埔寨這個國家。如同

羅雅惠在她的文章中對柬埔寨民眾接受教育狀況的描述，雖然在年輕世代中，已經有較高比率的民眾接受初等教育，但整體柬埔寨民眾的教育程度是偏低的：平均而言，男性接受 5.6 年的教育，女性只接受 3.8 年的教育。教育程度與認知能力密切相關，影響一個人對所處環境的認識與理解。因此，有多位受訪民眾無法對國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與說法並不讓人意外。相對於形容國家這個較為抽象的概念，詢問柬埔寨在過去十年內的變化是一個較為具體而較可能回答的問題。在無法針對柬埔寨做一個整體描述的受訪者當中，部分具體回答了這個問題，但依然有幾位無法描述或是形容柬埔寨在過去十年內的變化。然而，我們無法排除的一個可能性為：部分受訪村民對這兩個問題的無反應可能是一個自我保護的作法，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有不適當的表達而導致可能的麻煩。

其次，有多位受訪村民不論在對柬埔寨的形容或是過去十年之間的發展，都表示了正面的態度。以下是幾則較為常見的回應，首先是對柬埔寨這個國家的正面形容：

「這國家很好了，物質很豐富，想吃什麼也可以，想去哪也可以，以前你要是敢做什麼全家都被殺光了。」

「柬埔寨也是個有一點發展的國家。」

「進步，有腳踏車可以騎出去不用走了，以前是泥巴的路現在有很好的紅路（馬路）、想到哪裡做生意都可以，要去哪裡都可以。」

幾乎所有共同的正面肯定都是來自於跟過去的比較，也都反映出物質條件與居住環境都有明顯的改善。當中指出柬埔寨是一個「有一點發展的國家」的 59 歲受訪浮村村民，相較於與他同一世代的村民，他的教育程度明顯較高，讀到八年級，過去曾經是軍人，也曾經在別的地方擔任過村長的秘書。他在訪談過程中侃侃而談，表現出對柬埔寨這段時間以來正面發展的觀察，他所提到的發展，主要都是在物質條件上的改善。他提到這十年間的變化：

「差很大。看一些家庭的生活以前的房子很小、很爛、破洞，甚至有些沒有房子可以住，現在爛的變比較大的房子、好房子，沒得住的變有房子。」

此外，也有村民提到教育方面的進步：

「有變化，現在方便，很多地方都有學校可以給孩子讀書，福利也比較多。」

此外，有兩位受訪村民分別提到了與柬埔寨過往的政治狀況：「以前你要是敢做什麼全家都被殺光了」以及「有洪森解放很好」。研究場域中，我們理解到「紅色高棉」不是一個禁忌的議題時，我在後續的訪談中，請受訪村民談一下他們對紅色高棉記憶或是想法。幾乎所有的村民告訴我們當時的生活真的很辛苦，有幾位村民的家人也在那段時間裡遭到殺害或是因為飢餓或疾病而死亡。其中一位村民這麼說：

「赤柬時期父母被殺光了，父親只去拿米就被殺了，我的父親是被這樣綁起來帶去殺的，不人道，我的親戚都被殺，剩下我變成孤兒，也沒有讀書，每天都拉肚子，但要工作完他們才發放稀飯給吃一點點，差一點被他們帶去殺，但有越南軍來互相開槍，然後我們才跑，那時候碗盤都放到大家共一起的，……，連鞋子也沒有得穿，生理期只有一條毛巾可以用，天天都要切芭蕉樹，切好他們會分一點回來就混著煮稀飯。」

相較於在紅色高棉時期的經驗，村民們對於目前的柬埔寨抱持著正面的態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說法。有幾位村民在訪談過程中會強調現在很平安，就此來說相對於過去的戰亂經驗，村民們相當珍惜現在的生活。有位村民則因此也影響到了她對執政者的看法：

「現在國家都是平安的，沒什麼打戰或者困難，一切都是平安，沒像以前打戰，她說她紅色高棉出來的嘛，所以她覺得現在都是穩定了，政府現在呢也當了很久，所以看到沒什麼問題，就繼續選他。」

然而，也有幾位村民對於柬埔寨提出了負面的想法：

「政府那邊我不曉得，而人民這邊越來越不好做生意，人民生活越來越困難……」

「生意越來越難做，沒有什麼進步。」

這幾位對柬埔寨的描述主要是基於經濟上的困境來提出負面的評價。

就一個外來研究者的觀察與感受而言，我們所到訪的兩個村落，極大多數村民的經濟狀況確實是非常地不好，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或是應付變故時不得不採取借貸償還高額利息這個作法。在我所訪談的村民中，全部都有借貸的經驗，而且頻率都不低，借貸幾乎是日常生活裡無可避免的一環。

村民對柬埔寨的認知是不同的：一部分著眼於當下生活困境的村民對柬埔寨的認知是較為負面的；多數的村民是以過去的歷史或是經歷為參考點，以正面的形容詞來描述目前的柬埔寨或是過去一段時間的改變。對此而言，紅色高棉的經歷持續影響著村民如何看待當下的生活與他們所歸屬的這個國家。就目前的柬埔寨而言，歷史經驗是一項重要元素，村民以距離現今不遠的險惡歷史經驗為基礎來審視目前狀態。儘管外人眼中柬埔寨依然貧窮與不自由，對身處這個環境中的村民而言，目前的柬埔寨是處於進步與正面發展的狀態。

## （二）受訪村民眼中的政府

為了避免造成問題，我以間接的方式來探詢村民眼中的政府。我延續村民們在訪談中討論到在經濟上的種種辛苦這些話題，問了他們：經濟上如此的辛苦，「政府有沒有幫助他們？」以及「有沒有什麼是政府可以幫助他們的？」這兩個問題。對此，部分村民的回應是：沒有幫助，也不期待有太大的幫助，例如下面三則回應：

「沒有幫助什麼，現在都是靠自己的。」

「沒有，只叫我們去投票，投完就結束了，沒有幫助過。」

「希望幫越多越好，像我沒房子想要幫蓋房子，但是沒希望，這只是夢幻而已啦。」

另外，有幾位村民表示政府確實對他們的生活是有所助益的，有的是在村民遇到困難時，直接提供具體的生活物資，有的認為政府所從事的公共建設就是對他們的幫助。

「平常沒有看到有什麼補助，但是有一個具體的就是馬路，或狀況如果有大風（災難）房子倒塌才看到有政府來幫助我們，不然沒看過有補助。」

「有，到了旱季沒有水，他們會捐送米過來給我們。」

以一個外來觀察者的角度而言，村民的生活是極其辛苦的。要平順地維持日常生活開銷已經是一件極其不易的事情了，再加上自然環境的變化，導致陸村的農作收成與浮村的漁獲量都大幅下降。這樣的狀況下，村民對於政府未能提供或是僅提供相當有限的救急物資，在訪談並未明顯地表達出失望或是不滿的態度。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是：儘管政府並未對村民的生活提供足夠的支持，村民對政府並未將本身的缺乏轉換成為對政府的要求或是期待，甚至村民依然對表達了對這個政府的正面支持。

村民對於表現不佳政府的正面支持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如同前面所提到的，縱使現今的生活狀況不佳，相較於過去的經驗，現在的狀況已經有相當的進步，因此，對現今這個政府表達正面態度是一個合理的回應。例如，下面這兩位村民都是以人身安全作為考量，認為目前的政府為人民帶來較好的生活。

「現在很好了，不像以前，以前只要出去一點然後被人發現就直接殺這樣，現在很好，想去哪就去哪，就現在什麼都有不缺什麼，除了家裡那個錢的方面有問題這樣。」

「因為有幫助到人民，國家治安很好。」

紅色高棉常常是村民評估目前狀態的一個比較基準點，因此造就了村民對現狀的滿足與肯定。有不同原因影響了村民為何以紅色高棉作為比較的標準，然而，政府刻意散播特定資訊是當中一項可能的原因。在聊到紅色高棉時期時，一位較年輕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村民提到，除了來自家人的敘述之外，她對紅色高棉的瞭解一部分是因為「選舉前政府會透過電視播放給我看。」就現任的執政者而言，村民以紅色高棉進行比較，有利於對現在政府的評價，因此，選舉前在電視上播放紅色高棉的資訊，引導村民的想法而在投票時，做出對現任政府有利的選擇。

在訪談中，村民也不經意地提到了為他們對政府的滿意與支持是如何被政府所形塑出來的。當我們提到生活上的貧困時，有位村民這麼說：「有看新聞，會看到國家大官或有錢人到處發送物資；有時會看到貧窮人，那時想說我已經有夠窮了還有人比我還要窮、比我還要辛苦呀。」

藉由電視螢幕的畫面，與更貧困的人們做比較，也看到政府官員忙著救助這些比自己更辛苦的同胞，自己的辛苦變得不值得埋怨，也看到了政府的努力。

除了歷史經驗與政府的刻意形塑之外，民眾對政府的低度要求也與村民的親身經歷是有關係的。如同前面幾位村民提到的，他們已習慣了政府的功能是相當有限的狀態，因此，對政府的期待較低，也就比較不會提出需求。有受訪民眾提到了政府官員的貪腐現象。例如，為了借貸或是申請相關文件需要經由村長簽名同意，有位村民就提到，有時候村長不會簽名，因為「因為沒給村長一點小費。」這樣的狀況下，村民對於政府的期待與需求是較為有限的。然而，因為有著過去紅色高棉或是更為糟糕的生活經歷或是歷史經驗作為比較基礎，村民對目前的政府依然維持著正面的支持。

#### 四、初步結論與討論

在進入田野之前，藉由閱讀理解柬埔寨的政治狀態時，心中不免會問：為什麼這樣一個功能相當有限的威權政府能夠得以維持下來？一個比較直覺或是常識式的回應是：「因為是這一個威權國家啊！即使是執政者的表現不好，人民選擇的權利被剝奪了啊！」民眾為何要支持一個表現不好的威權政府？研究者對這個重要的議題提出了不同的解釋。Davis (1976) 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個人利益被滿足、傳統文化特別是恩庇侍從關係的影響、對現狀能在未來獲得改善的期待以及信服於執政者所提出的宏大目標等。Geddes 與 Zaller (1989) 則由民意理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民眾是否支持威權政府的支持取決於其政治意識程度 (political awareness)。Geddes 與 Zaller 分析 1970 年代的調查資料發現中等政治意識程度的民眾較常接收到政府主導的政治資訊，但因為缺乏適當的判斷能力而接受了這類政治資訊。因此，中等政治意識程度的民眾最可能支持威權政府的政策與主張。

然而，在陸村與浮村這兩個研究場域的訪談與觀察顯示：雖然這個政府表現不好，雖然人民的生活很辛苦，可是，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的生活已經變好了，而且相信這個正向的改變是由目前這個政府帶來的，為什麼不支持這個政府呢？依據我們的訪談與觀察，紅色高棉這段距離不

遠的歷史經驗使得村民們對政府的期望不高，也因此維持著對政府的支持。縱使政府的政策輸出相當有限，甚至是造成村民負面的經驗，因為有著紅色高棉歷史環境的影響，村民依然維持著對政府的支持。然而，應當留意的是，目前的結論可能是高估了村民們對政府的正面支持。如同我們所被提醒與顧慮的：在這個田野中，不要討論政府與政治，村民在訪談過程中，也未必能夠真實地表達真實的想法。一個合理的判斷是，除了因為認知能力有限，無法回應我們的提問之外，有部分受訪村民確實是因為有所顧忌而不回答特定的問題。目前的有限資訊中，我們尚無法對此疑問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評估。如何透過不同視野取得更完整的資訊來理解村民們對政府的想法將是這個研究的下一個重要課題。

此外，回顧柬埔寨過去兩次全國性的國民議會選舉，提醒我們在解讀村民訪談資料上需要留意之處。在 2013 年時柬埔寨人民黨獲得 48.83% 的選票，贏得國民議會 123 個席次中的 68 個席位，柬埔寨救國黨獲得 44.46% 的選票，贏得另外的 55 個席位。然而，柬埔寨救國黨於 2017 年遭解散，在 2018 年的選舉中，國民議會全部的 125 個席位均為柬埔寨人民黨所囊括。兩次選舉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也顯示在柬埔寨社會中應有相當多民眾對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抱持著不同的看法。在浮村與陸村的訪談並未呈現出當地民眾對於執政者與政府看法上的歧異，這是否反映出鄉村地區民眾的特性抑或是本次訪談的限制？這將是作者在下一個階段中必須藉由更完整的資訊來源做進一步的分析。此外，如何藉由訪談與觀察資料來描繪與理解威權政府如何動員與宣傳，形塑民眾對於政府的態度也將是作者接下來應當回答的課題。

## 參考文獻

- Davis, C. L. 1976.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Support fo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the Lower Class in Mexico 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4): 653-670.
- Easton, D. 1957.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3): 383-400.
- \_\_\_\_\_. 1965a.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_\_\_\_\_. 1965b.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90.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Geddes, B. & J. Zaller. 1989. 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2): 319-347.
- Truex, R. & D. L. Tavana. 2019.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3): 1014-1027.